

廣州話的話語標記“唔知呢”的詞彙化現象

飯田真紀

東京都立大學

提要

廣州話的句末助詞“呢”一般被認為只出現在疑問句後，而不出現在陳述句後。然而，廣州話裏有一個常用於應答的短語“唔知呢”。乍看之下，這個“呢”不像是疑問句句末的“呢”。本文認為：“唔知呢”在語法特徵上與“唔知”+其他句末助詞不同，已成為一種話語標記。它是由“唔知+[疑問從句]+呢？”構式發展而來，因此這裏的“呢”也是疑問句句末助詞。至於“唔知呢”所表示的“無法知道”這一語義，也能追溯至來源構式。

關鍵詞

廣州話，話語標記，疑問句，句末助詞，“呢”

1. 問題的提出——話語標記“唔知呢”

廣州話裏相當於普通話“呢”的句末助詞是“呢”（ne1）。¹ 它能出現在疑問句句末。如：

- (1) 你想飲啲乜嘢呢？（你想喝點什麼呢？）
- (2) 聽日會唔會落雨呢？（明天會不會下雨呢？）

另一方面，正如鄧思穎（2015: 210）所說，廣州話的“呢”與普通話的“呢”不同，缺乏在陳述句句末表示“時態”或“誇張語氣”的用法。如：

- (3) * 落雨呢。（下雨呢。）〈“時態”〉
（鄧思穎 2015: 210）
- (4) * 佢會揸飛機呢！（他會開飛機呢！）〈誇張語氣〉
（鄧思穎 2015: 210）

¹ 本文所說的廣州話指香港、澳門、廣州以及珠江三角洲一帶的標準粵語。語料取自港澳地區的口語粵語作品或電影劇本，其他沒有特別註明的例句均為自造，例句經來自珠海的廣州話母語者所確認。另外，文中廣州話的拼音轉寫採用香港語言學學會的粵語拼音方案。

鑑於上述分佈特徵，我們大致可以認為對應於普通話“呢”的廣州話“呢”只出現在疑問句句末。²

然而，經仔細觀察，可以發現廣州話裏有一個常用短語“唔知呢”。由於“唔知”不是疑問句，其句末出現的“呢”似乎與上述分佈規則有所抵觸。

先看例子。“唔知呢”一般被用作應答，如：

(5) 633：幾時返呀？呢度過多兩日開張個囉嗎。（什麼時候回來啊？這裏再過兩天就開張囉。）

阿菲：唔知呢。（不知道。）

（電影《重慶森林》）

(6) 希：喂，Dorleen！做咩呀佢？（喂，Dorleen！他怎麼了？）

A：唔知呢？（不知道。）

（《男上女下：林海峰卓韻芝男上女下廣播劇》，頁301）

對於“唔知呢”中的“呢”的不規則分佈，本文要提出以下觀點：“唔知呢”已凝固成一個固定短語，不能被視為“唔知”（“不知道”）與句末助詞“呢”的單純組合。而這裏的“呢”，其實在來源上也能被視為疑問句句末助詞“呢”，所以，並不違反“呢”的分佈規則。這一點，我們會在第三節作詳細解釋。

我們之所以認為“唔知呢”已成為一個整體，是因為它與“唔知”搭配其他句末助詞（如：呀（aa3）／嗎（wo3））的組合不同，不允許任何句法擴展。

例如，“唔知呢”前面不能加主語“我”，這跟“唔知呀”和“唔知嗎”不同（例（7a）、（7b）和（7c））。

(7) a. *我唔知呢。

b. 我唔知呀。

c. 我唔知嗎。

（我不知道……。）

（我不知道呀。）

（我不知道耶。）

² 廣州話裏還有一種“呢”可以加在陳述句句末。

(i) 或者佢唔得閒呢。（也許他沒有空吧。）

(Kwok 1984: 64)

然而，這個“呢”（ne1），在來源上跟指示事物所在地的嘆詞“呢”（例（ii））有密切關係（Kwok 1984: 59–61），而與普通話的“呢”沒有對應關係。因此，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。

(ii) Q：邊度呀？（哪裏？）

A：呢。（看！）

(Kwok 1984: 60)

同樣，“唔知呢”與其他句子成份，例如副詞“完全”，不能共現。這一點又跟“唔知呀”和“唔知喎”不同。

- (8) a. * 完全唔知呢。 b. 完全唔知呀。 c. 完全唔知喎。
 (完全不知道……。) (我完全不知道呀。) (我完全不知道耶。)

上述語言事實顯示，“唔知呢”這一短語，不像“唔知”+其他句末助詞的單純組合，不能分拆為各個組成部分來理解。也就是說，“唔知呢”應該被視作已詞彙化的短語。由於“唔知呢”用作應答，所以可被視為話語標記之一。³

那麼，接下來我們要問的是“唔知呢”到底如何發展為話語標記？句末的“呢”是不是疑問句句末的“呢”？“唔知呢”具有哪些語義特徵？

關於廣州話“唔知”的各種語法化現象，學界已有所討論。譬如，“唔知”作為負面感情態度語句的研究，可參考黃得森等（2011）。另外，“唔知”被用作選擇函數的現象，Lee（2021）作了詳細分析。

然而，“唔知呢”作為話語標記的現象，目前還欠缺深入研究。本文透過討論“唔知呢”的詞彙化現象，嘗試發掘更多關於“呢”的語言事實，並為話語標記的研究提供一些啟發。⁴

2. 疑問句句末助詞“呢”的語義

在討論“唔知呢”的產生過程之前，先討論一下疑問句句末的“呢”的語義特徵。

我們認為，廣州話“呢”的語義，其實與普通話的疑問句句末助詞“呢”差別不大。

關於普通話的“呢”曾有不少前賢提出見解。但，普通話的“呢”，除了疑問句句末，還可以出現在陳述句句末。而前人研究中，只針對疑問句句末用法的論述並不多。

³ 話語標記是詞彙化的結果還是語法化的結果，學界有不同觀點。本文採用董秀芳（2007）的觀點，認為話語標記“唔知呢”是詞彙化的結果。

⁴ 廣州話（以及漢語方言）中某些個別動詞較易發生語法化或詞彙化。除了本文所討論的動詞“知”（“知道”），言說動詞“話”（“說”）也經常發生詞彙化，亦即，鄧思穎（2021）所說的“固化”現象，如“計我話”（“依我看”）、“話晒”（“不管怎麼說”）、“話唔埋”（“說不定”）等。

其中，最值得參考的是木村英樹（1993）提出的觀點，簡單概括如下。該文認為，疑問句中的“呢”本質語義在於“表示說話人自身對於不確定的信息內容所感到的‘迷惑’或‘疑念’”。⁵由於“呢”具有這種“不面向他人的”語義，帶上“呢”的疑問句就不一定要求聽話人回答，故不一定具有詢問的功能。反之，無標記的疑問句通常會請求對方提供信息。因此，如果在知道對方沒有信息的環境下硬要使用無標記疑問句，就會構成不恰當的應答。例如：

- (9) 甲：你戴手錶沒有？
乙：沒有。
甲：* 現在幾點了？
（木村英樹 1993）

然而，如果在句末加上“呢”，就可以轉為只提出自身感到的迷惑／疑念的句子，而不要求對方回答，故可適用於上述語境。

- (10) 甲：你戴手錶沒有？
乙：沒有。
甲：現在幾點了呢？
（木村英樹 1993）

史金生（2000）也注意到無標記疑問句與“呢”問句之間的這種差別，同樣指出無標記問句“傾向於表示說話人的問”，但“加上‘呢’之後，問的意味減弱了，疑的意味增強了”。

其實，“詢問”（亦即“問”）與“提出疑惑／疑念”（亦即“疑”）的這種區別，不只是漢語的問題。Lyons（1977: 755）在討論疑問句的語義時就提到了“向人作出詢問”（to ask a question of someone）與“提出疑惑”（to pose a question）的區別。他指出，當說話人作出詢問時，他／她一方面在提出疑惑，另一方面也要求聽話人回答。相比之下，提出疑惑這一行為純屬表達自身疑惑，是在說話人知道聽話人無法提供答案的環境下也能做到的。

綜合上述前賢的觀點，我們可以把廣州話的疑問句句末“呢”的傳達態度意義定義為“提出疑惑”（pose a question）（參看 Iida 2019: 126–131）。也就是說，從疑問句中去除要求對方回答的語義成分，以轉為只提出疑惑的句子。

⁵ 木村英樹（1993）把疑問句稱做不確定訊息句。

正因如此，“呢”適合於聽話人無法提供答案的環境，或者現場根本沒有聽話人的自問或思考等語境。

(11) (P 與古在說有哪些同學參加當天聚會，但兩人始終想不起來少算了誰)

P：真係諗唔倒喎……嚟多次先……我啦，你啦，小胡、ELAINE、阿志、阿孝、忠雞……（真的想不起來了……再來一次……我啦，你啦，小胡、ELAINE、阿志、阿孝、忠雞……）

古：漏咗邊個呢？（漏了誰呢？）

P：係囉……漏咗邊個呢，呵？（就是嘛……漏了誰呢？）

（《八王子 廣播劇小說〈上集〉》，頁 53）

(12) 噉又係！重俾咗好多思想空間我添，我有時睇睇下佢個戲，我都會諗下，呀，我出門口嗰陣有冇熄燈門水喉呢？呀，我啲衫重嚟洗衣機度未攞出嚟，我有冇鎖門呢？……（那倒也是！還給了我很多思想空間呢。我有時候看著看著他的戲，我也會想想，啊，我出門時有冇關燈關水龍頭呢？啊，我的衣服還在洗衣機裏還沒拿出來，我有冇鎖門呢？）

（《咪玩嘢》、《玩反轉》，頁 18）

例（11）顯示，說話人“古”提出疑惑之前，已經知道聽話人“P”想不出答案來。例（12）顯示，說話人在一個假想空間裏進行自問，並不期待有人提供答案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這裏引入問句“我出門口嗰陣有冇熄燈門水喉呢”的動詞是“諗”（“想”），而非“問”。這正好表明此問句並不是用於詢問，而是表達說話人心中所感到的疑惑。

然而需要注意的是，雖“呢”以獨白性的提出疑惑功能為本質，但並不排除被用於對話性環境，也就是針對聽話人作詢問的環境。如：

(13) 你想飲啲乜嘢呢？（你想喝點什麼呢？）

(14) 你哋有冇興趣加入我哋嘅健身中心呢？（您們有沒有興趣加入我們的健身中心呢？）

按照上述“呢”的本質意義，說話人在使用“呢”問句時，只提出自己的疑惑。然而，當說話人確信聽話人願意解答時，他／她可以期待聽話人主動提供答案。例（13）（14）中提出的疑惑是關於聽話人的意願，所以，說話人自然有引出對方答案的意圖。但他／她只是要以提出疑惑這種間接方法來達成此目的。正如木村英樹（1993）所說，這種間接地、委婉地要求對方回答的方式，由於合作原理（cooperative principle），一樣能發揮詢問的作用。就是因為“呢”問句具有間接、委婉的性質，所以語氣上較為婉轉、有禮貌（例（13）（14））。

3. “唔知呢”的詞彙化過程

本節回到開頭所提出的問題，即話語標記“唔知呢”的產生過程。

這裏先提出大概結論。我們認為，“唔知呢”是由“唔知 + 疑問從句（INT） + 呢？”演變而來。

“唔知 INT 呢？”包括以下例句：

(15) 唔知聽日會唔會落雨呢？（不知道明天會不會下雨呢？）

(16) （張真發現家裏有隻老鼠，打電話向港生求助）

港生：哦……咁你帶我上去幫你捉咗佢嘞！（哦……那你帶我上去幫你把牠抓住吧。）

張真：唔知仲响唔响度呢？（不知道還在不在呢？）

（《出租男人》，頁 35）

3.1. “唔知 + 疑問從句（INT）”的準疑問句化

下面討論“唔知 + 疑問從句 + 呢？”構式的產生過程。

先看“唔知”作一般謂語動詞的情況。“唔知”作為感知動詞“知”的否定式，與肯定式一樣，可以後接以下三種賓語，即名詞組（NP）／陳述從句（DECL）／疑問從句（INT）。而主語位置可以有“唔知”的感事（*experiencer*）主體。以下是“主語 + 唔知”後接三種不同賓語的例句：

(17) 我唔知呢件事。（我不知道這件事。）

NP：呢件事

(18) 我唔知佢升咗職。（我不知道他升職了。）

DECL：佢升咗職

(19) 我唔知佢聽日幾點走。（我不知道他明天幾點走。）

INT：佢聽日幾點走

無論後接哪一種賓語，整個句子都是陳述句。

然而，其中後接疑問從句賓語的句子（即“唔知 INT”），在俱備一定條件之下，有可能變成準疑問句，（即陳振宇（2008）所說的“非典型疑問句”），也就是說，能當疑問句使用。換言之，如下例所示，能加問號。

(20) Q：我聽日休息，可以送佢。唔知佢聽日幾點走？（我明天休息，可以送他。不知道他明天幾點走？）

A：晏晝啫。（中午吧。）

(21) 文哥：……呢幾日佢有啲事返唔到商場，唔知你可唔可以幫佢睇一睇間舖頭？

（這幾天他有點事，去不了商場，不知道你能不能幫他顧一下店？）

羅拔圖：無問題吖老本行！（沒問題啊！老本行！）

（《903 巴治奧廣播劇劇本》，頁 286）

字面上來說，在這些“唔知 INT”中，說話人只表達自己對 INT 所表示的疑問沒有答案。然而，如上述例句（20）（21）所示，當這種“唔知 INT”句被使用時，如果對話現場有聽話人，而這個人正好有相關信息，他／她自然會提供這一信息，以解答說話人的疑問。也就是說，像句末助詞“呢”一樣，“唔知 INT”準疑問句也可以期待聽話人遵從合作原理主動提供答案。⁶ 由此可見，“呢”與“唔知 INT”在功能上有所重疊，即，兩者都不是直接要求回答，而是透過提出疑惑來間接引出對方答案。只是，正如森宏子（2007）提到，這兩者在不同的層面發揮作用。“唔知 INT”（即森宏子（2007）的“不知（道）”）與“呢”分別在命題層面和傳達態度層面（即，森宏子（2007）所說的“對人傳遞”的層面）發揮作用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原表示說話人無知的“不知（道）”，在“不知道 +INT”的環境下發展為提出疑惑的準疑問句，甚至會用作禮貌性詢問句，這一現象在漢語方言中十分常見。

就普通話而言，森宏子（2007）指出，“不知（道）”有獨白性的“置疑”（= 本文所說的“提出疑惑”）用法（例（22））以及（具有對話性的）禮貌性詢問的用法（例（23）），如下：

(22) 我叫了他三遍，他還是一聲不響，不知他聽見了沒有？

(23) （被老爺問及知不知道三十年前的某一件事）

不知道老爺說的是哪一件？

同樣，泉州腔閩南話似乎也有類似現象。劉秀雪（2013）在分析泉州閩南話的疑問句時，順便提到了“毋知”（“不知道”）的作用。說“因‘無知或錯誤判斷’而提問，減低詢問可能產生的威脅感”。

(24) 因兜毋知有錢無？（他們家不知道有沒有錢？）⁷

⁶ 參看森宏子（2007），陳振宇（2008）對普通話中“不知（道）”的類似現象的分析。

⁷ 這個例子中，普通話翻譯由筆者改寫。

更有趣的是，日語中也有類似現象（森宏子 2007）。日語中提出疑惑功能的句末助詞包括 *kashira*。其中 *ka* 是疑問助詞。而 *shira*（又可作 *shira-n*）則被認為是由 *shira-nu*（“知道” + “不”）變化而來的（例如：Saji 1957）。也就是說，句末助詞 *kashira*（*n*）的來源是“疑問助詞 + 不知道”。以下是獨白性提出疑惑功能的例句。

(25) *Soo kashira* (*n*)。(不知道是不是那樣？)

3.2. “唔知 INT 呢”構式的產生

上面提到，“不知（道）INT”可當作提出疑惑的準疑問句使用，這個現象不是廣州話所獨有的。只是，廣州話獨特之處在於，它還發展出了“唔知 INT”與句末助詞“呢”前後呼應的固定格式。

下面，以例（20）（21）為例，詳述這一點。

我們在 3.1. 提到“唔知 INT”在俱備一定條件之下，即可充當準疑問句來使用。亦即，功能上，與疑問句相似。

這些例句既然可以用作疑問句，那麼，就滿足了疑問句句末“呢”的共現條件。因此，它們作為準疑問句，與一般疑問句一樣，句末可以帶上“呢”，組成“唔知 INT 呢？”格式，如下：

(26) 我聽日休息，可以送佢。唔知佢聽日幾點走呢？（我明天休息，可以送他。不知道他明天幾點走呢？）

(27) 呢幾日佢有啲事返唔到商場，唔知你可唔可以幫佢睇一睇間舖頭呢？（這幾天他有點事，去不了商場，不知道你能不能幫他顧一下店呢？）

事實上，如果用作準疑問句，也就是在句末打問號的話，加上“呢”會更通順。⁸可見，在廣州話裏，“唔知 INT 呢？”可視為一種構式（*construction*）或者“框式虛詞結構”（鄧思穎 2006）。

“唔知 INT 呢？”成為了構式，在以下事實中有所反映：“唔知 INT 呢？”不再允許“唔知”的感事主語出現。

(28) * 我唔知聽日會唔會落雨呢？（我不知道明天會不會下雨？）

⁸ 研究廣州話句末助詞的 Kwok (1984: 73) 在分析“呢”時已經注意到，“呢”與“唔知 INT”共現的例子非常多。

(29) * 我唔知仲响唔响度呢？（我不知道還在不在？）

(30) * 我唔知你想飲啲乜嘢呢？（我不知道你想喝點什麼？）

“唔知 INT 呢？”中的“唔知”的感事，照理說應該是說話人“我”。可是在與句末助詞“呢”共現的這個格式中，感事主語“我”卻不能出現。

至於“唔知 INT 呢？”的具體用法，則與普通話“不知（道）INT？”（如例（22）（23））的情形相同。也就是說，既可以用於自問或思考（如例（31）），又可以用作禮貌性詢問（如例（32）），換言之，既有獨白性用法，亦有對話性用法。

(31)（獨白）

呀，天開始光咯。今日天氣睇嚟幾好嘅。唔知今日嘅日落會係點嘅呢？（呀，天開始亮了。今天天氣看來挺好的。不知道今天的日落會是怎樣的呢？）

（電影《阿飛正傳》）

(32) 客人：呀……我仲想要杯嘢飲。（呀，我還想要點東西喝。）

侍應：唔知你想飲啲咩呢？（不知道你想喝點什麼？）

與“唔知 INT”一樣，“唔知 INT 呢？”只提出說話人心中的疑惑。所以，它本身沒有任何對話性。用作自問／思考的例（31）就是這種情形。另一方面，說話人亦可以利用“唔知 INT 呢？”來期待聽話人提供答案。尤其是，當 INT 的內容涉及聽話人的個人意願或狀態時，如例（32），聽話人不得不遵從合作原理提供回答。像這種情形是具有對話性的。由於“唔知 INT 呢？”本身並非直接要求對方回答，只是間接引出答案，所以，用作詢問時則會帶上禮貌語氣。

3.3. 從“唔知 INT 呢？”到“唔知呢”的演變

接下來討論“唔知 INT 呢？”發展成為話語標記“唔知呢”的過程。

首先需要注意的是，“唔知 INT 呢？”與“唔知呢”在功能上截然不同。前者用作準疑問句，而後者用作回應疑問的應答。亦即，兩者功能恰恰相反。

那麼，從準疑問句變為應答標記的這個轉變究竟如何發生的呢？

對此問題，我們可以假設有以下的過渡性階段。

如前所述，“唔知 INT 呢？”的本質是獨白性的，亦即，是作為自問／思考來提出的。說話人根本不要求聽話人回答。因此，聽話人不但不需要對此提供回答，甚至自己也可以重複提出同一個疑惑來表示同意，如例（33）中的乙。

(33) 甲：唔知會唔會再落雪呢？（不知道會不會再下雪呢？）

乙：係囉，唔知會唔會再落雪呢？（就是嘛，不知道會不會再下雪呢？）

其實，“呢”問句也可以這樣使用，如例（11）（=下列（34））中，聽話人重複提出同一個疑惑。可見，自問／思考的問句都有這個特徵。

(34) 古：漏咗邊個呢？（漏了誰呢？）

P：係囉……漏咗邊個呢，呵？（就是嘛……漏了誰呢？）

回到例（33），由於乙的回應句“唔知 INT 呢？”中的 INT，在甲的準疑問句中已出現過，所以，在回應句中可以被理解，因而會被省略。由此得到以下對話。⁹

(35) 甲：唔知會唔會再落雪呢？（不知道會不會再下雪呢？）

乙：係囉，唔知呢？（就是嘛，不知道呢。）

（=由例（33）改變而成）

我們認為專作應答的話語標記“唔知呢”（以下（36））就是由“唔知 INT 呢？”的獨白性用法經過上述過渡性階段完成了詞彙化。

(36) 甲：唔知會唔會再落雪呢？（不知道會不會再下雪呢？）

乙：唔知呢。（不知道呢。）

3.4. “唔知呢”與“唔知 INT 呢？”之間的聯繫

下面，我們來看話語標記“唔知呢”從“唔知 INT 呢？”繼承下來的幾點特徵。

第一，如本文第一節所言，“唔知呢”不允許句法上的一切擴展。連主語“我”都不能加。

(37) * 我唔知呢。（我不知道……）

這一點與“唔知 INT 呢？”一致。“唔知 INT 呢？”構式不允許插入感事主語“我”。

⁹ 這個搭橋語境的存在是其中一位評審專家指出的。謹此致謝。

(38) * 我唔知聽日會唔會落雨呢？（我不知道明天會不會下雨？）

第二，“唔知呢”雖然包含短語“唔知”，但它並非可以回答所有問及說話人知識狀態的問句。下列例句中，只有回答（41A）或（42A）的問句時，才能使用“唔知呢”。如下：

(39) A：你知唔知呢件事呀？（你知不知道這件事？）

B：*a. 唔知呢。 b. 唔知呀。 c. 唔知喎。
（不知道……。） （不知道呀。） （不知道耶。）

(40) A：你知唔知我升咗職呀？（你知不知道我升職了？）

B：*a. 唔知呢。 b. 唔知呀。 c. 唔知喎。
（不知道……。） （不知道呀。） （不知道耶。）

(41) A：你知唔知佢聽日幾點走呀？（你知不知道他明天幾點走？）

B：a. 唔知呢。 b. 唔知呀。 c. 唔知喎。
（不知道……。） （不知道呀。） （不知道耶。）

(42) A：聽日會唔會落雨呢？你知唔知呀？（明天會不會下雨呢？你知道嗎？）

B：a. 唔知呢。 b. 唔知呀。 c. 唔知喎。
（不知道……。） （不知道呀。） （不知道耶。）

上列對比顯示，如果用“唔知呢”作應答，前文中必須有尚未得到答案的某種疑問（問及說話人本身的知識狀態的疑問除外）。例如，在（41A），“知唔知”主句後的疑問從句為疑問所在。而在例（42A），第一句為疑問所在。相較之下，（39A）和（40A）則不包含任何疑問。在這種環境下，“唔知呢”就不能出現。

由此可見，“唔知呢”是專門針對疑問而答的。這一點與“唔知”+其他句末助詞的組合不同。例如“唔知呀”和“唔知喎”可以自由回答各種問及說話人知識狀態的問句（如例（39Bb）–（42Bb）和例（39Bc）–（42Bc））。“唔知呢”獨有的這種語用條件也可以視為來源構式“唔知 INT 呢？”遺留下來的特徵。上面說過，“唔知呢”是“唔知 INT 呢？”的從句賓語 INT 被省略而成。因此，“唔知呢”的前文中也必須有 INT，即某種疑問。

最後，可以指出“唔知 INT 呢？”構式留下的細小痕跡。即“唔知呢”有時會以問號結尾。如以下實例：

(43) 希：喂，Dorleen！做咩呀佢？（喂，Dorleen！他怎麼了？）

A：唔知呢？（不知道呢。）
（同（6））

(44) 妹：佢有冇幫我買絲襪呀？（他有冇幫我買絲襪？）

大：背心呢？（背心呢？）

父：孖煙“通”呢？（四角內褲呢？）

二：唔知呢？（不知道呢。）

（《澳門當代劇作選》，頁 299）

當然，“唔知呢”作為應答語句，以句號結尾的情況較多，使用標點符號的習慣亦因人而異。然而，與可用作應答的“唔知+其他句末助詞”的組合相比，句末打問號的接受度有明確差別。與“唔知呢”不同，“唔知呀”或“唔知喎”的句末，不能打上問號。

(45) 希：喂，Dorleen！做咩呀佢？（喂，Dorleen！他怎麼了？）

A：a. 唔知呀 {。／*？}

（不知道呀。）

b. 唔知喎 {。／*？}

（不知道耶。）

“唔知呢”之所以接受問號，很明顯，是因為其來源構式“唔知 INT 呢？”是一個準疑問句。

3.5. “唔知呢”的語義特徵

接下來，談談“唔知呢”的語義特徵。

前面剛提到，只有前文中存在某種疑問的語境下，說話人才可以使用“唔知呢”作應答。另一方面，說話人在同一語境下，也可以使用“唔知呀”和“唔知喎”。那麼，區別在哪裏呢？

我們認為，“唔知呀”和“唔知喎”側重於說話人個人的知識狀態，而“唔知呢”則側重於疑問本身所具有的性質。

如前所述，“唔知呢”對句法擴展有嚴格限制。連感事主體“我”也不能插入。而“唔知呀”和“唔知喎”則沒有這種限制。

(46) a. *我唔知呢。

（我不知道……。）

b. 我唔知呀。

（我不知道呀。）

c. 我唔知喎。

（我不知道耶。）

這一對比顯示，“唔知呢”雖然包含同一個短語“唔知”，但它的語義重點已不在於說話人的無知狀態，而是在於疑問本身所具有的無法得到答案這種性質。

下述母語者的語感可說是同出一轍，即，“唔知呀”和“唔知喎”所表達的語義比較接近英文的“I don’t know”，而“唔知呢”則接近“Who knows?”（雖然“唔知呢”缺乏反問句“Who knows?”帶出的感情色彩）。¹⁰ “I don’t know”，顧名思義，是“我不知道”，亦即，純粹表示說話人不知道（答案）。而“Who knows?”是一個反問句，亦即，以反問的形式表示“無人知道（答案）”。因此，它並非表明說話人個人的無知狀態。而且，對於一個疑問，如果回答說“我不知道”，也許還有其他人知道答案。但，如果說“無人知道”，那麼，得到答案的可能性就等於零，也就是“無法知道”。可見，“唔知呢”與“Who knows?”之間存在著相似性。

由於上述理由，“唔知呢”在某種語境下比“唔知呀”或“唔知喎”更為貼切。例如：

- (47) “乜真係無男仔追過你咩，我唔信”我問。“唔知呢，哈哈”“咁你有無鍾意過男仔？”“有定無我都唔會話你知，HeHe”（“真的沒有男孩子追過你嗎？我不信”我問。“不知道，哈哈”“那你有沒有喜歡過男孩子呢？”“無論有沒有，我都不會告訴你，HeHe”）
（《自修室·學界嘅蘭桂坊》，頁63）

如果用“唔知呀”或“唔知喎”，就沒有那麼貼切。

- (48) “乜真係無男仔追過你咩，我唔信”我問。“？唔知呀，哈哈”
(49) “乜真係無男仔追過你咩，我唔信”我問。“*唔知喎，哈哈”

這是因為“唔知呀”和“唔知喎”的側重點在於說話人的知識狀態。但，這裏，聽話人根本不是在詢問說話人知道不知道。所以，這樣回答會顯得不太自然。

與此不同，“唔知呢”不是表明說話人的無知，而是表明疑問本身具有無法得到解答的性質。因此，“唔知呢”在上述說話人想迴避作答的情境中最为合適。

至於“唔知呢”的“無法知道答案”這種語義特徵，我們認為，也是來源構式“唔知INT呢？”遺留下來的。

前面提到，用作陳述句的一般動詞“唔知”可以有感事主語，但用作“唔知INT呢？”構式則不能有感事主語（例（50））。

¹⁰ 此對比為相對而言。所以，我們並不排除“I don’t know”被用作“唔知呢”的譯文，如早期粵語的例句（56）。但，至少很難想像，在“唔知呢”被譯作“I don’t know”的同時，“唔知呀／喎”卻被譯作“Who knows?”這種相反的情形。

(50) * 我唔知聽日會唔會落雨呢？ → 唔知聽日會唔會落雨呢？

從這一句法特徵可以看到，“唔知 INT 呢？”的語義重點也有所轉移，即，“唔知 INT 呢？”構式並非純粹表示說話人本身不知道該疑問（INT）的答案，而是表示疑問（INT）本身的不可猜測性，或者不可思議性。

以下相關現象可以揭示這一點。如例（51）（52）所示，“唔知 INT 呢？”後面可以附加要求確認的嘆詞“呵”。

(51) 何生：你又等呀？（你又等啊？）

Tony：係呀，頭一次，好緊張。呀，唔知要等幾耐呢呵？（對，頭一次，很緊張。啊，不知道要等多久呢，啊？）

（《冬瓜豆腐劇本 / 小說集》，頁 19）

(52) 喂，你舊街坊唔錯咯，唔知有男朋友未呢呵？（喂，你老鄰居不錯耶，不知道有沒有男朋友呢，啊？）

（《出租男人》，頁 18）

問題是，這些例句中“呵”所要求確認的是什麼。

對此，我們不能認為是“呵”前面的表層句內容“唔知 INT”。因為這裏實際上的感事主體是說話人“我”。而說話人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知識狀態，所以，“（我）唔知 INT”絕對不是說話人所要向他人確認的內容。也就是說，例（51）劃底線部分的意思不可能是“（我）不知道要等多久，對不對？”。

但，如果認為“唔知 INT 呢？”構式的語義中含有疑問內容本身的不可猜測性，“呵”的確認義就可以得到解釋。也就是說，說話人徵求確認的是“這是一個不可猜測的疑問”或“這是一個難以解答的問題”等含義。就例（51）而言，說話人要表達的是“要等多久，這是一個令人不可猜測的疑問，對不對？”。例（52）也能同樣處理。¹¹

另外，順便一提，上述例（33）（= 以下的（53））中，“乙”表示同意的“係囉”（“就是嘛”）也可以視為針對“甲”暗示的不可猜測性或不可思議性這一層含義而發的。

¹¹ 其實，不只是“唔知 INT 呢？”，“INT 呢”問句也能加“呵”（如：例（11））。我們認為，“INT 呢”問句帶上“呵”時的確認義，也可以得到同樣的解釋。關於“INT 呢”加“呵”的具體共現條件，請參看鄧思穎（2015: 245–247）。

(53) 甲：唔知會唔會再落雪呢？（不知道會不會再下雪呢？）

乙：係囉，唔知會唔會再落雪呢？（就是嘛，不知道會不會再下雪呢？）

4. 早期粵語語料中的“唔知呢”與“唔知 INT 呢？”

以上討論的是現代廣州話的情況，接著我們來看一下早期粵語語料中的表現。

我們利用香港科技大學的《早期粵語標註語料庫》（Early Cantonese Tagged Database），對早期粵語的“唔知 INT 呢？”以及“唔知呢”進行了初步調查。結果顯示在這時代兩者都有所出現。

首先看“唔知 INT 呢？”。我們在 J. Dyer Ball 的 *How to Speak Cantonese*（1902）中找到了五例，下面是其中兩例。

(54) 5. 我有啲朋友舊年上去，佢哋叫我上去見佢。（I have some friends who went up last year, and they have asked me to come up and see them.）

6. 好吖，上去都好呀（That would be nice: it would be well to go up）

7. 唔知去得唔去得呢（I don't know whether I can go）

8. 做乜唔去得呀（Why not?）

（*How to Speak Cantonese*, Conversation 26th.）

(55) 1. 拿、先生、我搬咗個啲家私什物上嚟、但（係）唔知你想點擠法呢（Well, Sir, I have brought all the furniture up; but I do not know how you want the articles placed.）

2. 檯就擠在房中心或擠個便都好呀（Put the table in the centre of the room, or it might be placed there on that side）

（*How to Speak Cantonese*, Conversation 40th.）

（54）可以視作具有獨白性的自問／思考用法。而（55）明顯是具有對話性的禮貌性詢問用法。

至於“唔知呢”，也在 Ball（1902）中找到了兩例。下面是其中一例。

(56) 3. ……我唔等得佢哋。（...I cannot wait for them.）

4. 幾耐食得完呢（How long will they be?）

5. 唔知呢（I don't know）

（*How to Speak Cantonese*, Conversation 30th.）

我們對這時代的句末助詞“呢”還缺乏全面了解，但至少就“唔知 INT 呢？”以及“唔知呢”而言，這個時代的用法跟現代相同。¹²

5. 句末助詞與句子類型的錯配及其相關現象

第三節提到，當獨白性準疑問句“唔知 INT 呢？”用於回應句時，中間的 INT 會因可以理解而被省略，“唔知”與句末“呢”這兩個不連續的構成部份直接連成一體，最終成為了話語標記“唔知呢”。

然而，從句末助詞與句子類型的搭配的角度看，這一現象還是有些特殊之處。

如本文開頭所言，“呢”可出現的句子類型只限於疑問句。例如，下列例（57a）“呢”所附加的“點解唔係我”是詢問理由的特指問句，亦即疑問句，因此，這一句在搭配上沒有什麼問題。而在（57b）中，“點解”後面的句子命題都被省略掉，只剩下“點解”。但由於“點解”本身是疑問詞，可以單獨構成疑問句，所以，它後面接疑問句句末助詞“呢”，搭配上仍然沒有問題。

- (57) a. 點解唔係我呢？（為什麼不是我呢？）
b. 點解呢？（為什麼呢？）

同樣，（58a）中“呢”前面的“會唔會係佢”是反覆問句，所以，其後面可以出現“呢”。而（58b）只剩下能願動詞的疑問式“會唔會”，其餘部分都被省略，但由於“會唔會”仍然可以作反覆問句，所以，它與“呢”共現是沒有問題的。

- (58) a. 會唔會係佢呢？（會不會是他呢？）
b. 會唔會呢？（會不會呢？）

回頭再看“唔知呢”。“唔知”本身不能單獨構成疑問句，所以，它後接“呢”，從搭配的角度來說，顯然是不正常的。亦即，“唔知”與“呢”的組合是錯配。

由此可見，話語標記“唔知呢”的產生機制，確實有獨特之處。

然而，我們要指出，句末助詞與句子類型的錯配現象，在廣州話裏其實並非單一現象。除了本文所討論的“呢”之外，尚有其他句末助詞“嘅”（ge2）呈現出與它平行的現象。

¹² 語音除外。在這些語料中，“呢”讀作 nil，不是 nel。

如上所述，句末助詞“呢”只出現在疑問句句末。所以，下面是匹配分佈。

(62) 有反應 嘅
[陳述句] + 陳述句句末助詞“嘅” 〈匹配〉
（怎麼沒反應？）

相比之下，“點解嘅？”其出現環境也跟原來的句式“點解 DECL 嘅”相同，仍然出現在詢問原因的話輪（例（64）），即沒有發展出新的功能。因此，“點解嘅？”雖然詞彙化程度相當高，但尚未成為話語標記。

董秀芳 (2007) 提到, 漢語的話語標記在形成過程中, 經常連用的成份會發生組塊化和一體化, 進而在語義上發生話語隱含義的規約化。

相較於這種模式, “唔知呢”的演變有點特殊, 因為“唔知”與“呢”在“唔知INT呢?”中並未形成連續性結構。然而, 它們之間仍然發生了組塊化和一體化, 這似乎反過來顯示“唔知INT呢?”作為固定格式具有相當高的穩定性。尤其需要指出的是, “唔知INT”與“呢”, 在語義上有所重疊, 所以它們的共現頻度才這麼高。“點解DECL”與“嘅”之間的關係也一樣。這些事實再次顯示, 在廣州話裏, 語義或功能相似的成份前後呼應的“框式虛詞結構”(鄧思穎 2006)相當發達。

鳴謝

本文是日本學術振興會(JSPS)科學研究費資助項目“基盤研究(C)廣東話、台灣話和北京話的極性問句之類型學研究”(研究代表者: 飯田真紀), 以及“基盤研究(B)多層語言環境下的第二語言話者形象”(研究代表者: 河合靖)的研究成果之一。

在修改本文的過程中, 得到評審委員的細心指點與寶貴意見, 特此謝忱!

例句出處

- Guan, Songyang (關頌陽), Tong Yao (曜彤), Jiaqi Wu (伍嘉琦), K478XXX(X), Xiaozhuang Huang (黃曉莊), Yin Ruo (若音), Tian Li (李天) & Zuer (祖兒). 2000. *Donggua Doufu Juben Xiaoshuoji* 冬瓜豆腐劇本/小說集 Xianggang: Hutu Xiban 香港: 糊塗戲班.
- He, Lili (何利利). 2001. *Chuzu Nanren* 出租男人 Xianggang: Xincheng Dongli 香港: 新城動力 Multi-Metro Limited.
- Lin, Haifeng (林海峰). 2003. *Nanshang Nüxia: Lin Haifeng Zhuo Yunzhi Nanshang Nüxia Guangboju* 男上女下: 林海峰卓韻芝男上女下廣播劇 Xianggang: Shangtai Zhizuo Youxian Gongsì 香港: 商台製作有限公司.
- Lin, Haifeng (林海峰) & Xiaoke (小克). 2002. *Jiulingsan Bazhiao Guangboju Juben* 903 巴治奧廣播劇本 Xianggang: Shangtai Zhizuo Youxian Gongsì 香港: 商台製作有限公司.
- Shaoshao Fei (少少肥). 2015. *Zixiushi Xuejie ge3 Languifang* 自修室·學界嘅蘭桂坊 Xianggang: Riyuetang Chubanshe 香港: 日閱堂出版社.
- Shaoye Zhan (少爺占). 2007. *Luoyu Lu* 落雨路 Xianggang: Qingchun Wenhua Shiye Chuban Youxian Gongsì 香港: 青春文化事業出版有限公司.
- Shaoye Zhan (少爺占) & Yixing Wang (王貽興). 2005. *Bawangzi Guangboju Xiaoshuo (Shangji)* 八王子廣播劇小說〈上集〉 Xianggang: Shangtai Zhizuo Youxian Gongsì, Qingchun Wenhua Shiye Chuban Youxian Gongsì 香港: 商台製作有限公司, 青春文化事業出版有限公司.
- Zheng, Weiming (鄭煒明) & Xinxin Mu (穆欣欣). 2000. *Aomen Dangdai Juzuoxuan* 澳門當代劇作選 Aomen: Aomen Jijinhui 澳門: 澳門基金會.
- Zheng, Zhenchu (鄭振初). 1999. *Zheng Zhenchu Jubenji: Mai5 Waan2Je5, Waan2 Faan2Zyun3* 鄭振初劇本集: 《咪玩嘢》、《玩反轉》 Xianggang: Guoji Yanyi Pinglunjia Xiehui 香港: 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.

參考文獻

- Chen, Zhenyu (陳振宇). 2008. Xiandai Hanyu zhong de feidianxing yiwenju 現代漢語中的非典型疑問句 *Yuwen Kexue* 語言科學 4. 337–351.
- Deng, Siying (鄧思穎). 2006. Yueyu kuangshi xuci jieou de jufa fenxi 粵語框式虛詞結構的句法分析 *Hanyu Xuebao* 漢語學報 14(2). 16–23.
- Deng, Siying (鄧思穎). 2015. *Yueyu Yufa Jiangyi* 粵語語法講義 Xianggang: Shangwu Yinshuguan 香港：商務印書館。
- Deng, Siying (鄧思穎). 2021. Yueyu panduanyi de wa6 粵語判斷義的“話” *Hanyu Yuyanxue* 漢語語言學 2. 110–127.
- Dong, Xiufang (董秀芳). 2007. Cihuihua yu huayu biaoji de xingcheng 詞彙化與話語標記的形成 *Shijie Hanyu Jiaoxue* 世界漢語教學 1. 50–61.
- Huang, Desen (黃得森), Ying Yang (楊穎) & Fengxia Ye (葉鳳霞). 2011. Liyong yuliaoku fenxi Guangzhouhua “m4zi1” yu qi xiangguan zhi fujian ganqing taidu yuju – Fouding, buding ji qingtai jian zhi guanxi 利用語料庫分析廣州話“唔知”與其相關之負面感情態度語句——否定、不定及情態間之關係 *Di Shiliu Jie Guoji Yuefangyan Yantaohui* 第十六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, Xianggang Ligong Daxue 香港理工大學, 15–16 December. https://ira.lib.polyu.edu.hk/bitstream/10397/5936/1/1112_8_Yuet_updated_2011-12-16.pdf (accessed 15 November 2021).
- Iida, Maki (飯田真紀). 2017. Yueyu jumo zhuci ge2 de yuyi he yufahua tujing 粵語句末助詞“嘅”ge2的語義和語法化途徑 *Zhongguo Yuwen* 中國語文 4. 421–437.
- Iida, Maki (飯田真紀). 2019. *Kantongo Bunmatsujoshi no Gengo Oodanteki Kenkyuu* 廣東語文末助詞の言語横断的研究 Tokyo: Hituzi Shobo 東京：ひつじ書房。
- Kimura, Hideki (木村英樹). 1993. Hanyu yuqi zhuci chuanda gongneng de yuyongxue tantao 漢語語氣助詞傳達功能的語用學探討 In Yasunori Okochi (大河内康憲) & Guangheng Shi (施光亨) (eds.), *Riben Jinxiandai Hanyu Yanjiu Lunwenxuan* 日本近、現代漢語研究論文選, 403–442. Beijing: Beijing Yuyan Xueyuan Chubanshe 北京：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。
- Kwok, Helen. 1984. *Sentence particles in Cantonese*. Hong Kong: Centre of Asian Studies, University of Hong Kong.
- Lee, Tommy Tsz-Ming. 2021. Specific unknowns: A case study of epistemic indefinites in Cantonese. *Proceedings of the Linguistic Society of America* 6(1). 107–117. <https://doi.org/10.3765/plsa.v6i1.4952> (accessed 14 May 2022).
- Liu, Xiuxue (劉秀雪). 2013. Quanzhouqiang Minnanyu de zhongxing wenju 泉州腔閩南語的中性問句 *Yuyan ji Yuyanxue* 語言暨語言學 14(2). 277–314.
- Lyons, John. 1977. *Semantics* 2.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.
- Mori, Hiroko (森宏子). 2007. Shilun buzhi(dao) de yufahua 試論“不知(道)”的語法化 In Li Zhang (張黎), Yutaka Furukawa (古川裕), Ying Ren (任鷹) & Sachiko Shimoji (下地早智子) (eds.), *Riben Xiandai Hanyu Yufa Yanjiu Lunwenxuan* 日本現代漢語語法研究論文選, 125–139. Beijing: Beijing Yuyan Daxue Chubanshe 北京：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。
- Saji, Keizo (佐治圭三). 1957. Syuujiushi no kinoo 終助詞の機能 *Kokugo Kokubun* 国語国文 26(7). 461–469. (In Keizo Saji (佐治圭三), 1991, *Nihongo no Bunpoo no Kenkyuu* 日本語の文法の研究, 13–25. Tokyo: Hituzi Shobo 東京：ひつじ書房).

- Shi, Jinsheng (史金生). 2000. Ne zai yiwenju zhong de gongneng “呢” 在疑問句中的功能 In Jianming Lu (陸儉明), Yang Shen (沈陽) & Yulin Yuan (袁毓林) (eds.), *Mianlin Xinshiji Tiaozhan de Xiandai Hanyu Yufa Yanjiu* 面臨新世紀挑戰的現代漢語語法研究 , 748–756. Jinan: Shandong Jiaoyu Chubanshe 濟南：山東教育出版社 .

The Lexicalization of the Discourse Marker *M4zilnel* in Cantonese

Maki Iida

Tokyo Metropolitan University

Abstract

The Cantonese sentence-final particle (SFP) *nel* usually occurs only at the end of an interrogative sentence, not at the end of a declarative sentence. However, the common phrase *m4zilnel* ‘who knows / beats me’, which is frequently used as a response to questions, contains *nel* at its sentence end, which doesn’t look like the interrogative-final *nel*. In this paper, we argue that *m4zilnel*, unlike *m4zil* ‘don’t know’ + other SFPs, has already developed into a discourse marker in terms of grammatical properties. It evolved from the construction *m4zil* – interrogative subordinate clause – *nel* ‘I wonder...’, thus the sentence-final *nel* here is actually identical to the interrogative-final *nel*. In addition, the meaning ‘there is no way of knowing’ which *m4zilnel* conveys is closely connected to the source construction *m4zil* – interrogative subordinate clause – *nel*.

Keywords

Cantonese, discourse marker, interrogatives, sentence-final particle, *ne*

通訊地址：日本 東京 東京都立大學 人文社會學部

電郵地址：maki-i@tmu.ac.jp

收到稿件日期：2021年12月1日

邀請修改日期：2022年3月7日

收到改稿日期：2022年4月6日

接受稿件日期：2022年5月11日

刊登稿件日期：2022年7月29日